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御製文二集卷十五

記

五福五代堂記

五福堂者

皇祖御筆賜

皇考之匾額也我

皇考敬謹摹泐

奎章於雍和宮圓明園胥用此顏堂以垂永世丙申年
予葺寧壽宮內之景福宮以待歸政後宴息娛老景福
者
皇祖所定名以侍養
孝惠皇太后之所也予曾為五福頌以書屏而未以五
福名堂者蓋引而未發抑亦有待也茲蒙
天貺予得元孫五代同堂為今古希有之吉瑞古之獲
此瑞者或名其堂以識其事則予之所以名堂正宜用

此五福之名且即景福宮之地不必別有搆作而重熙
累慶仍即
皇祖
皇考垂裕後昆貽萬世無疆之庥也若夫獲福必歸於
好德而好德尤在好共善以斂錫厥庶民五章之中三
致意焉茲不複贅子子孫曾元讀是記及堂中五福頌
者應敬思
皇祖

皇考所以承

天之福必在於敬

天愛民勤政親賢毋忘舊章予之所以心

皇祖

皇考之心朝乾夕惕不敢暇逸以幸獲五代同堂之慶

於萬斯年恒保此福奕葉雲仍可不勉乎可不慎乎

三老記

予既為三老五更之説以闢諸家之謬然以三老之稱

數典於左氏其何以稱三老則求其解而終不得其辭茲以三餘之暇書辟雍詩冊有三老之語臨池下悅然悟曰三老之言實出孟子所謂老而無妻老而無夫老而無子此非三老而何孟子雖出左氏後而此語自由古以傳故即繼之曰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可知文王時即有三老之稱左氏提其綱孟子晰其目耳且晏子對叔向歎齊之將為陳氏所云棄其民三老凍餒乃指一國鰥寡獨窮之民之無恤者設以上壽中壽下

壽論之豈八十以下之老即可以弗恤乎其餘傅會之論愈說愈遠然總於辟雍養老興賢有何涉乎自是而三老之稱偏於鄉閭所謂三老董公壺關三老之類不一而足蓋耆艾而長於鄉者即可稱三老而非定三人也夫子三老五更之說成於戍戍逮今又六年求其說而不得而筆下偶得之是不可以不記且此六年中何嘗不讀孟子而未有會茲偶會之益見理不可不日窮書不可不日讀寧渠呈已之是顯人之非以為博聞廣

識而已哉

祭

歷代帝王廟禮成恭記

予小子既敬遵

皇祖聖訓增祀

歷代帝王以今年二月春祭之吉奉

神主入廟禮以克成祭不欲數於是退而恭記曰

皇祖之聖允符我

皇考所尊稱大成有類
先師孔子而無以復加也即此增入之
肯賓出大公至明乃稱歷代之名議而非有意於其間
也夫歷代者自開闢以來君王者之通稱非如配享
先師孔子有所旌别彰癉於其間也夫有所旌别彰癉
於其間則必有所進退而是非好惡紛然起矣入者主
之出者奴之將無所底止且以旌别彰癉言之湯武即
有慙德則歷代開創之君湯武且不若審如是

三皇五帝之外其宜入廟者有幾是非祭

歷代帝王之義也故我

皇祖謂非無道亡國被弒之君皆宜入廟者義在此但引而未發予小子敢不敬申其義乎蓋自洪武建廟南京以來北京祖之所祀者寥寥明洪武六年始建歷代帝王廟於南京崇祀者三皇五帝夏禹王商湯王周文王武王漢高祖光武帝隋高祖唐高祖太宗宋太祖元世祖十九帝已而罷周文王隋高祖唐高祖之祀嘉靖九年罷南京廟祀建歷代帝王廟於北京二十四年又罷元世祖之祀及我

世祖定鼎燕京

幼齡即位百度畢舉爾時議禮之臣於議

歷代帝王廟位次亦頗有所出入我世祖定鼎燕京因明代祀典順治

二年增祀遼太祖金太祖金世宗元太宗明太祖凡五帝而我

皇祖之諭亦因之

大事之際在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諸臣未能仰遵

聖意其出入亦頗不倫會典載康熙六十一年皇祖諭旨凡帝王在位除無道被

弑亡國之主外盡宜入廟崇祀爾時廷臣不能仰體

聖意詳細討論且疏奏在十一月　大事前數日

所議增祀夏商以來帝王一百四十三位并漢之桓靈皆入之實不倫矣予小子於昨歲閱大清通禮始悉其事因命大學士九卿更議增祀而以仲春躬祀入所增神主於廟昨歲因閱大清通禮見崇祀歷代帝王位次有不愜於懷者如漢之闕入桓靈而於前後五代全未議及因勅大學士九卿等更議增祀晉元帝以來二十五帝而於桓靈則撤出之以昭公論今歲仲春入神主於廟躬禮致祭詳見禮成述事詩并序予嘗論之洪武之去遼金而祀元世祖猶有一統帝繫之公至嘉靖之去元世祖則是狃於中外之見而置一統帝繫於不問矣若

順治初之入遼金而去前五代則爾時議禮諸臣亦未免有左袒之意孰若我
皇祖之大公至正昭示千古為一定不易之善舉哉夫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也非南北中外所得私舜東夷文王西夷豈可以東西別之乎正統必有所繫故予於
通鑑輯覽之書大書特書一遵春秋不敢有所軒輊於其間予於歷代通鑑輯覽一書自隆古以至本朝四千五百餘年於南北朝及宋元遼金正統偏安
天命人心繫屬存亡之際大書特書必公必平如南宋自德祐以前尚有疆域可憑至臨安既破帝㬎見俘宋

統始絶故自丙子三月以前為宋帝㬎德祐二年三月以後為元世祖至元十三年至於元順帝北遷沙漠委棄中原則自至正二十八年八月以後正統乃歸之明為洪武元年至戊申　世祖定鼎京師在甲申五月惟時明福王尚監國南京故通鑑輯覽仍書明以別之而至乙酉五月大清兵下江南福王就執始書明亡折衷義例惟嚴惟謹一遵春秋之法無所容心曲徇於其間也以為一時之議雖權萬古之論不可欺也然則

歷代帝王之祀果即非如配享

先師孔子漢無旌別彰癉於其間予曰不然也

歷代帝王胥祀於景德之殿其有德無德若南若北曰

中曰外是一家非一家章章如昭昭如孰可以為法孰可以為戒萬世之後入廟而祀者孰不懍然而思惕然而懼耶是即不明示旌別彰癉而已寓旌別彰癉於無窮矣其有不懍然思惕然懼者則是無道之倫必不能入此廟矣嗚呼可不懼哉可不懼哉雖然予更有後言焉蓋宜入

廟與不宜入誠昭然應知懼而我大清國子子孫孫祈

天永命所以綿萬禩無疆之庥者更當以不入斯廟為棘安不忘危治不忘亂用慎苞桑之固思及此有不忍言而又有不忍不言者世世子孫其尚凜難諶之戒乎

淮源記

今歲豫旱於春夏荆歙旱於夏秋因循淮水弱而清口淤既而豫得雨於夏末則更黄水盛而清口有倒灌之患其間晝夜卜度往來疇咨蓋不可屈指數矣今歲春夏以來

東南兩澤愆期淮水微弱以致清口淤淺無錫一帶河水乾涸糧船挽運維艱河漕諸臣辦理竭蹶再四馳詢旋命大學士阿桂前往會勘並諭引黃水以送今歲重運及回空之船蓄清水以俟明春開放濟運北上晝夜懸廑申諭不避辭多矣因思淮之弱必其源之微或有沙石壅塞以致遏其流乎其時撫臣畢沅以辦理賑恤事宜不能分身往則命布政使江蘭往致禱淮瀆祠且相其源之形勢既而江蘭奏淮瀆故有祠更有禹廟並得三大井於禹廟東引歸正河遂成具川因具圖貼說呈覽江蘭奏查勘淮源至桐柏山下據鄉耆稱禹廟前有井乃淮源所出因復勘至廟東里許沙土壅起微露砌石基址試挖

至三尺許有三大泉湧出當即淘濬引歸河身下流旋
即加長復沿流下勘至信陽正陽等各州縣抵江南境
長五百八十餘里寬二三十丈深三四尺不等與一統
志稱淮水伏流數里湧起三泉濬為井之語相合云云
朕批摺云按其圖上疑更有源汝何未至其處朕觀其
並於圖中點出更馳諭畢沅前往詳悉復勘
圖溪硐縈繆山林深秀所謂三泉者未必即真源也其
時賑恤章程已定廼命撫臣畢沅親往以窮其實茲畢
沅親至胎簪山山頂遂得真淮源具圖以來據畢沅奏胎簪山乃
桐柏之中峯循山麓南上約十六七里見水一泓土人
指為淮水之源稱曰淮池恐初源尚不在此因延緣細
徑而上道路益險十餘里始至山頂有大石盤陀廣十
餘畝石旁四處成潭徑丈許泉從石間出深尺餘遂飭

從人汲軋積水旋洄旋盈具為淮瀆真源似無疑義等語於是導淮自桐柏之言始信蓋胎簪即桐柏之中峯桑欽水經非誣也酈道元注以為淮灃同源西流為灃東流為淮則今之分水嶺實在胎簪峯下按圖可求淮灃分流此又一證也夫天下之理豈易窮哉若據江蘭之奏定三井為淮源則胎簪之真源湮矣然弗湮也桑欽酈道元之語固在也今偶湮之而後世必有執水經注以笑我君臣之不讀書矣茲不惟喜瀆源之得真更以佳古人之用心勤而千載

之下必有相知之人也江蘭向在部中為能馳馬耐辛苦之能員是以屢陞用之今職而於登峯造極跋涉以求得真源乃讓身軀孱弱佔畢之儒臣斯則在立心之堅定與不堅定及讀書與不讀書之分耳既記其顛末並以嘉畢沅也沅其勉之

御製文二集卷十五

御製文二集卷之十六

序

大清會典序

自

郊廟朝廷放之千百國徼荒服屬之倫而莫之僭自

創業守文繩之億萬葉矩矱訓行之久而勿之渝非會

典奚由哉顧維

聖作
明述政府粲陳其間有因者即不能無損與益而要之
悉損益以善厥因則方策所麗乃一成不易之書非閱
世遞輯之書也國家膺
大寶命
列聖肇興禮樂明備
皇祖聖祖仁皇帝康熙二十三年
始勅纂定會典則以時當大業甫成實永肩我

太祖

太宗

世祖三朝之統緒不可以無述而述固兼作矣

皇考世宗憲皇帝雍正五年

申諭閣臣敬奉

成編攷東條系則以累洽重熙更兼

皇祖景祚延洪化成久道不可以無述而述且未遑言

作矣暨朕寅紹

丕基祇祇翼翼壹惟法
祖宗之法心
祖宗之心發冊披圖罔或偭䧟尺寸會西陲大功告蕆
幸纉成
祖宗欲竟之
志事而凡職方官制郡縣營戍屯堡覲饗貢賦錢幣諸
大政於六曹庶司之掌無所不隸且我
皇考勵精圖治十三年之間立綱陳紀復不可無紀以

垂永世爰浴館局次第具草乙夜手批是正而諭之曰
嚮者發凡排纂率用原議舊儀連篇並載是典與例無
辨也夫例可通典不可變今將援典而傳例後或摭例
以殽典其可乎於是區會典則例各為之部而輔以行
諸臣皆謂若綱在綱咸正無缺而朕弗敢專也蓋此曰
所輯之會典猶是我
皇祖
皇考所輯之會典而俛焉從事於茲者豈真義取述而

不作云爾哉良以抱不得不述之深衷更推明不容輕述之微指稽典者當瞭然知宰世馭物所由來無由疑每朝迭脩為故事耳若夫治法心法表裏兼賅精之而貫徹天人擴之而範圍今古如往牒所稱惟睢麟足以行官禮者是又數典之原嘉會之本也朕其敢不懋諸敢不與子孫臣民交勗諸

御製文初集序

于敏中排次數年來所謂御製文初集成而以序為請

夫序者所以叙陳經旨故孔子作書序子夏作詩序未聞自序其文也自序其文蓋漢唐以後之事乎為天子者所以脩已治人必當以三代以上自勗豈可以漢唐以後自畫此正務也至於文乃其餘事耳然亦豈可以漢唐以後為法哉如是則斂中之請序可以不允既而思之向之樂善堂全集及

御製詩初集不既有序乎於凡惕已敬

天本身徵民憫農桑驗今昔蓋已言之悉矣例以向不

可以不序而以向之言之悉則又可以不必序矣雖然不欲以文人學士爭長亦向之本意也則今之裒然成集者與向之言為合乎為否乎以之自問又不能措一辭云

通鑑輯覽序

編年之書莫備於

皇祖御批之資治通鑑綱目蓋是書集三編為一部自三皇以至元末明初振綱挈目謹予嚴奪足以昭萬世

法戒為人君者不可不日手其帙而心其義也然

皇祖雖嘗抉精微徵辭旨著論百餘首亦惟析疑正陋

垂教後世耳於其書則一仍厥舊無所筆削也故全書

篇幅雖多而議論仍什倍於事實即如前編之中總論

史論音釋辨疑考証紛不一家已上總論等五種祿引諸家之說或稱胡氏宏胡氏一桂熊氏禾並無專家主名且有自稱愚按者考前編第一卷首載外紀乃元陳桱編次則各種所引皆桱采集無疑正編之中凡例朱子著發明尹起莘著書法劉友益著考異

汪克寬著集覽王幼學著考證徐昭文著正誤陳濟著質實馮智舒著濫觴盖

甚至於續編之作成於有明諸臣其時周禮沿尹起莘例作發明而廣義則出於張時泰效劉友益書法而為之者夫發明書法其於歷朝興革正統偏安之際已不能得執中之論而況效而為之者哉且以本朝之臣而紀其開國之事自不能不右本朝而左勝國此亦理之常也况三編中嬗代崛起之際稱太祖而繫以我者不一而足亦非體例也故命儒臣纂歷代通鑑輯覽一書盡去歷朝臣各私其君之習而歸之正自隆古以至本

朝四千五百五十九年事實編為一部全書於凡正統偏安天命人心繫屬存亡必公必平惟嚴惟敬而無所容心曲徇於其間觀是書者凛天命之無常知統系之應守則所以教萬世之為君者即所以教萬世之為臣者也書中批論一依

皇祖之例自述所見據事以書者十之三儒臣擬批者十之七兩經筆削塗乙者七之五即用其語弗點竄者亦七之二云

平定準噶爾方畧序

平定準噶爾方畧書成纂言者以序請夫序者所以敘其事之本末而因文以悉其肯綮也事之本末則方畧三編盡之矣太學之碑磨崖之銘西師之詩開惑之論亦既悉其肯綮矣如是則可以不煩重序雖然五年之間大勳兩集又十年而後書成是不可以無序且朔漠金川前例具在也乃允其請而為之序曰功不可以虛成名不可以偽立韋不可以屢徼志不可以少侈夫用

兵中國自古為難而況踰沙漠天山萬里而遥乎旰斯肯斯劼劬以至有成功非虛而名非僞是僅可免後人之指摘耳若夫揚揚自詡以為誠若能操必勝之券則不惟致物議而貽口實於心亦誠恧若也藉衆之力幸底於績然我士卒之攖鋒鏑者不為少矣故此書之輯率因忠魂義魄不忍令其泯沒無聞具載以誌之而猶不在於擴土開疆之為也既平準噶爾延及回部悉主悉臣耕作賦役興焉此亦一再徼幸矣而猶不自知足

欲屢試我鋭而别有圖是志侈也志侈者不祥故近日撤征緬之旨甫降而彼適投誠我兵振旅以還告成事焉此非盈虛消息之理捷若響應乎是則此序之作不惟廻思而若有驚亦且永圖而懷有戒也

增訂清文鑑序

稽古語言文字之傳不能不隨方隨時代為變易將欲觀其會通惟音義兩端為之樞筦獨是施之繙繹則以字之不得其音而舛者亦以字之强索其義而逾舛嚮

評通鑑輯覽糾前史譯本失真則有校正金元國語解之命及製西域同文志序諸作復連類而引伸之兹增訂清文鑑告竣並為罄厥指以詒來者夫字之不得其音者如明安之為猛安穆昆之為謀克猶云對字未叶耳甚者乃因字法以寓褒譏如金史書烏珠為兀朮貝勒為勃極烈或為孛堇者是也且同一蒙古人名於膺世爵者則書羅卜藏於隷讞牘者則書羅卜臧沿流至今未改不綦誕乎至以字文強索其義者如蒙古語鄂博

特堆砌之統詞而曲說者以鄂為嵯峨之峨博為䪙祭之䪙自詡語出經傳究之求其義而不得遂并其音而失之不愈盭乎蓋對音本無義也即如國語稱天曰阿卜喀蒙古語則曰騰格里西番語則曰那木喀回語則曰阿思滿以漢文求之皆無義之可索且以漢文天字設用國書合音則字當云梯煙夫梯煙寧有義乎豈梯必梯磴之梯而煙必煙霄之煙乎穿鑿者又將謬解為梯煙而上為天之義可乎蓋甞推而論之前代之主其不暇兼

治漢文者乃轉為漢文所牽掣而不克博訂方言之異
精研聲律之元譬如以水濟水誰能食之非虛語也洪惟
皇祖聖祖仁皇帝
神靈天亶制度考文於
列祖𢇁垂國書廣大精微貫串賅洽
御定清文鑑全函折衷大備惟當時編纂諸臣依國語
分類排纂未列三合切音漢字注中間採經傳成語以
佐訓詁日久易啟傅會穿鑿之習朕志切紹

聞指授館臣詳加搉覈每門首著國語旁附漢字對音或一字或二合或三合切音俾等量者不爽茵髮而字之淆於不得其音者尠矣詮釋具以日用常言期人共曉其俗解摭拾陳編章句及以之乎者也為文者悉汰之而字之汩於强索其義者抑又尠矣綜計續入新定國語五千餘句若古官名冠服器用鳥獸花果等有裨參考者別為補編系之卷末庶幾嘉與我子孫臣民可以同文可以傳世而行遠是為序

平定兩金川戰圖詩序

丙戌戰圖紀西師事而有補詠六詩戊子戰圖紀烏什事亦有補詠六詩玆繪平定兩金川戰圖凡十六幀則皆歴年因事成什無煩補為者也夫戰圖之不可無以將士盡忠敵愾宣猷立勲不可忘其勞也而一而再再而三雖曰膺

天順人出乎不得已非窮兵黷武之為誰其信之曹松之言非為將者之過皆予一人之慾幸而集事庶免勞

而無功之譏耳然圖以旌其勇詩以釋其詳觀其圖以繹其詩則予所以夙夜勤劬運籌䆗至不啻與諸將士共折衝於矢石金鼓之間者畢見於是或少謝但知己逸而不知人勞是則予所深企而猶未可必者也予之子孫其尚以予之所為為戒更當以予之所為為勉如其不能則莫如息事寧人如漢文帝宋仁宗之自守可耳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御製文二集卷十七至二十

編修臣錢樾覆勘

武英殿纂修侍講學士臣吳璥

御製文二集卷十七

序

硯譜序

向詠文房四事謂筆硯紙墨文房所必資也然筆最不耐久所云老不中書紙次之墨又次之惟硯為最耐久故自米芾李之彦輩率譜而藏之以為藝林佳話内府硯頗夥或傳自勝朝或弆自國初如晉玉蘭堂硯璧水

暖硯久陳之乾清宮東西暖閣因思物繁地博散置多年不有以薈綜稡記或致遺佚失傳為可惜也因命内廷翰臣甄覈品次圖而譜之凡舊藏者若干枚散置者若干枚新獲者若干枚其棄置庫中為之剪拂刮磨鬱為奇品者又若干枚譜既成欲命于敏中擬四六引言以行之既思題句銘辭皆自作且六日而成四十首所為惜淪棄悟用人慎好惡戒玩物無不三致意焉則又不可以無文而不序其梗概也昔許採一文人耳藏硯

幾至百枚茲百年太平石渠天祿之府貯硯多至二百枚亦不為過而予以為已過者蓋意有所好必有所繫若謂文房之資立言傳道有異他物之為嗟夫是予所以自解乎抑亦所以自訟乎

滿珠蒙古漢字三合切音清文鑑序

向既增訂清文鑑序而行之與夫穿鑿字法謬寓褒譏曲解方言傳會漢語一切務奇求勝亦既辨之詳矣茲三合切音清文鑑書成司事者以序為請夫既有前序

則此可以不必重為然前書祗載國語漢語而未及蒙古此書乃並載蒙古語所為異於前書者是不可以不闡其義我國家自

太祖

太宗以來近邊諸蒙古部落久為世臣而至今則喀爾喀青海及準噶爾之四衛拉特前後歸順蓋無一蒙古之非我臣矣諸部語言音韻剛柔雖畧殊而大段則一即國語雖與蒙古語異而亦有一二相同者朕即位初

以為諸外藩歲來朝不可不通其語遂習之不數年而畢能之至今則曲盡其道矣侵尋而至於唐古特語又侵尋而至於回語亦既習之亦既能之既可以為餘暇之消遣復足以聯中外之性情因悟天下之語萬殊天下之理則一無不戴天而履地無不是是而非非無不尊君上而孝父母無不賢賢人而惡小人彼其於語言文字中謬存我是彼非入者主之出者奴之不亦仰而唾空終於自汚其面哉故向有校正金元國語解之命

及製西域同文志壹是義也雖然予以為亦無足深怪作金元史者之讕文何則彼一類之人尚有越人視秦人肥瘠之言而况非其類者乎又况彼實不解其語言音義乎則又安能保千秋萬世後不解此書者之不又將如作金元國史者之其人乎前書之序並命載於後庶幾並觀以互相發明也

平定兩金川方畧序

前平定金川實祇受促浸一處之歸降後平定兩金川

則併促浸僭拉兩處削平之而屯戍其地不讀前方畧不知予之撫順宥過之寬恵不讀後方畧不知予之保大經久之苦心兩金川之俏恩奢望屢赦屢叛與夫不得已用兵之原委亦既見之後告成太學之碑文矣兹方畧成而司事者以序請從其請是贅言不從其請是闕體以書之有弁詞蔵體例也夫示之義方之謂方定之智畧之謂畧有方無畧失之執有畧無方失之隨二者相需殷而相得彰且方有隅之義而象地畧有包之

義而象天乾圓坤方陰靜陽動即兵法實不出乎此要之本於敬而弗懈公而無私泰而不驕勤而非躁然後能賞罰明而進退當緩急應而機宜合運之九重之上示之絕域之遥忘憂不可掣肘益不可是必注精神於董事之諸臣而念辛苦於衝鋒之策士嗚呼定方畧豈易言而成方畧更難覯也今幸覯方畧之成庶乎五年忘餐廢寢之勞得以少慰而藉以解後世窮兵黷武之譏所為伐逆不伐順伐險不伐夷者或庶幾乎

熱河志序

為各省之志書易為熱河之志書難彼其以漢人書內地事且各府州縣本有晉乘楚檮杌奮而輯之其易也不待燭照數計而龜卜也熱河之志則以關外荒畧非內地而遼金元之史成於漢人之手所為如越人視秦人之肥瘠忽然故曰難夫遼金元非若唐宋之興於內地而據有之也又其臣雖有漢人通文墨者非若唐宋之始終一心於其主語言有所不解風尚有所不合且

遼金元皆立國不久旋即遜出則所紀載欲其得中得實蓋亦難矣夫遼金元之史紀内地而欲其得中得實尚且難之況紀邊關以外荒畧之地乎其不能得中得實亦益明矣當今之時熱河之志不可不成者則以本

朝荷

天之寵百有餘年累洽重熙漢人已數世被覆載生育其語言風尚薫陶漸漬不可以遼金元之漢臣例之亦理之必然況我

皇祖建山莊於此地非為一已豫遊實貽萬世之締構而顧可無書以垂永久乎山莊内本有温泉出而滙武列之水俗遂有熱河之稱茲雖為府為縣而仍以熱河稱之者存其朔便於衆也

皇祖有詩云聚民至萬家蓋箄路之際人烟尚少後乃閭閻日以富耕桑日以闢至於今將百年屹為都會

皇祖雖嘗名之曰避暑山莊序詠三十六景而未輯志者其或有待耶抑亦文獻不足徵而遲遲為之耶山川

里邑建置沿革與夫古蹟人物司事之臣雖捃摭遺逸猶有未備未信者其說具見於前而吾之序是書以行世者正所云在此不在彼

改譯遼金元三史序

改譯遼金元三史成司事者以序請史無序例也齊梁陳書及後五代乃有序蓋出於宋臣修史者𢇁為之飾例也亦足以觀其政之不綱而事之紛紊也若今三史之請序將比於孰乎曰彼之序皆序其事而此之序乃

序其言則不可以齊梁等比之矣序其言亦非爲之修辭飾說乃改譯漢文譯其國語之訛誤者至於其國制度之理亂君臣之得失未嘗一字易葢史者信也所以傳萬世垂法戒彼其時之史或已不能保其必信數百年之後無庸爲之修飾且改譯者不過正其訛誤之語而其舊史之布天下者自在也讀史者執舊簡而證以新書則可知語之異而事之同則此序之不可不作乃所以明吾志也夫春秋一字之褒貶示聖人大公至正

之心若遼金元三國之譯漢文則出於秦越人視肥瘠者之手性情各别語言不通而又有謬寓嗤斥之意存焉此豈春秋一字襃貶之為哉向於改譯三史之旨及同文韻統熱河志諸序已屢言之兹不複綴夫遼金雖稱帝究屬偏安元雖一統而主中華者纔八十年其時漢人之為臣僕者心意終未浹洽我國家承天庥命建極垂統至於今百四十年矣漢人之為臣僕者自其高曾逮將五世性情無所不通語言無所不曉

且今之纂修諸臣即有善通清書兼習諸國字之人則
兹三史必當及此時而改譯其訛誤者是則吾於遼金
元三代實厚有造而慰焉雖然是造非吾造乃
天造我國家重熈累洽而後得此則所以祈
天永命日慎一日之忱惟益兢兢懼乃勝於慰焉云耳

後序

避暑山莊後序

我

皇祖於辛卯年成此避暑山莊三十六景續圖賦什為序以行之而予適生於是年此中因緣不可思議即位後於辛酉年始為巡狩之舉至山莊徘徊思慕因敬依元韻以誌景仰甲戌年又增賦三十六景盖以

皇祖昔曾題額而未經入圖及余遊覽所至隨時題額補定者總弗出

皇祖舊定之範圍故永恬居之詩曰已是洞天傳玉簡得教福地續琅書永恬居即

皇祖御書也
御序至矣盡矣茲後序何為而作蓋予之生年既同山
莊而予之侍
皇祖適以壬寅而今歲又恰當壬寅六十餘年藴於深
衷者不可以不明白宣示以自戒已者戒我後人耳夫
居此山莊日凜敬
天法
祖勤政惠民柔遠寧邇諸大端見之詩文者不知凡幾

何尚有未宣之深衷乎無而謂有是欺已有而弗宣是欺人我

皇祖建此山莊所以詰戎綏遐崇樸愛物之義見於

御製序中意深遠也是以

皇考十三年之間雖未舉行此典常

面諭曰予之不往避暑山莊及木蘭行圍者蓋因日不暇給而性好逸惡殺生是予之過後世子孫當遵

皇考所行習武木蘭毋忘

家法煌煌
聖訓予與和親王及爾時軍機大臣實共聞之而今皆
無其人矣予如不言後更無知
皇考聖意者又數年來日涉成趣於向所定景外不無
建置如創得齋戒得堂之類不下二十處既見之昨歲
知過之論矣而予之意猶有未盡者亦不可不宣示後
人也盖漢唐以來離宮别苑何代無之然不過費人財
逞己欲其甚者乃至破國亡家是可戒無足法也若今

之山莊乃在關塞之外義重習武不重崇文而今則升府立學騣騣乎崇文矣然杜甫所云將軍不好武稚子總能文之句余常駁之以為各有其地其職也設衆人遂以此為美亦美中之不足矣又扈蹕之衆歷數月于役采薇出車古人所以恤下此亦不可不念俾人知其所繫者大且時加惠賜焉則勞而不怨若圖己樂而忘人若亦非仁人之所為也若夫崇山峻嶺水態林姿鶴鹿之遊鳶魚之樂加之巖齋溪閣芳草古木物有天然

之趣人忘塵世之懷較之漢唐離宮別苑有過之無不及也若耽此而忘一切則予之所為建避暑山莊者是陷穽而予為得罪

祖宗之人矣此意蓄之久而不忍言今老矣終不可不言故書之既以自戒仍敬告我後人若後人而忘予此言則與國休戚相關之大臣以及骨鯁忠直之言官執予此言以諫之可也設諫而不從或且罪之者則是天不佑我國家朕亦無如之何也已矣

御製文二集卷十七

御製文二集卷十八

題辭

題董其昌自書告身

嘗閱張照跋董其昌書姜寶告身帖有云思翁有自書三世制誥今在上海葉忠節家其在海寧陳宗伯家者贋鼎云云乃取石渠續藏是卷其昌自書告身觀之卷中收藏圖記凡十一王鴻緒者五勵宗萬者四其二不

知誰氏而總無葉應榴陳元龍印記或者照所見者其三世告身而此乃止其父母及己與妻之告身為異乎然予思之制誥非美事也虞廷洛禹命棄契皐陶尚矣即周室君陳君牙諸誥皆君誨臣之言無所褒貶於其間也自唐始有知制誥浸淫至於宋而其權益重夫權者上之所操以治四海者也太阿不可倒持雖文字為空言而邪正榮辱是非所繫綦重未可忽焉我國家一掃歷代陋習誠不可及文武各官制誥惟視其品之大

小為髙下不過明訓數語足以彰其前而勗其後而止

無所謂黄麻金匱登臺持筆之事也夫人之賢愚邪正

當以其政蹟觀之教之數語而即身體力行以成賢臣

者鮮矣使視草者為正人尚可若其為僉人其能訓人

以正有是理乎即如宋之蘇軾不得不謂之正人其責

呂惠卿之詞踸矣既而語人曰三十年作劊子今日方

剮得一有肉漢見陳長方步里客談吁是何言耶不幾以九重之

絲綸為一身之報復乎且為人子者孰不欲榮其親今

付榮辱之權於知制誥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受榮者必感焉受辱者必憾焉即使正人君子知制誥尚不能無此弊而況苞苴訣墓有所不免門户於是乎别朋黨於是乎興清流之禍將不可底止尚空言而收實害鮮彰癉之益成聲氣之私爲國家者亦何賴有此乎故曰我國家一掃歷代陋習爲不可及也

大禹治水圖題語

大禹治水圖廣二尺七寸有十分寸之五高四尺九寸

上下左右邊幅都似截去不全故無作者及收藏家姓名印識按宣和畫譜有晉顧愷之夏禹治水圖郭若虛圖畫見聞誌有隋展子虔禹治水及五代朱簡章禹治水圖又王世貞弇州續集有宋趙伯駒大禹治水圖而疑以為非千里所能辦似周文矩云云夫既為割裂之餘無姓氏可考則其為顧為展為周為朱為趙不能以臆度徒覩其結構筆法則内府本有愷之洛神圖子虔春遊圖卷皆較此幅為更古簡章蹟未見迄不可證伯

駒所作後赤壁圖較此幅筆實綿弱誠有如弇州所云則此幅或即文矩所為未可知也且與内府所弆文矩聖蹟圖筆意亦有相倣者至於三峽底柱之雄壯林烈峰之綢繆架木撐鐵拽杵撞石推之撬之析之撬之剔之鑿之釃之奠之衆役並力各極其致而大禹則免收祇坐躬持斧鑿共勞竭誠之意如可想見虛空金神遂有驅鬼怪轟雷掣電以為之陰助其工用奏地平天成之績信有非趙宋以下畫工所能摹擬者嗚呼微禹

其魚功垂萬祼雖無圖畫人孰不思則况仰威儀而識
胼胝蒙褻奠而緬隨刋起敬起慕又當何如豈藉考姓
氏辨古今以為企景者哉

題東林列傳

東林講學始以正而終以亂馴致與明偕亡陳鼎叙為
列傳其序曰梁溪諸君子講學東林天下從之皆尚氣
節重名義及國亡帝后殉節效在五十餘年之後亡國
有光于明為烈嗚呼是邪說也不可以不闢君人者以

顯承祖業致太平安民物為有光耳不能守祖業徒以國亡殉節為有光有是理乎即如東林諸人始未嘗不以正其後聲勢趨附互相標榜糅雜混淆小人得而乘之以起黨獄是開門揖盜者本東林之自取迨明亡而後已何取乎帝后殉節為有光哉鼎此邪說不惟為明君良臣之罪人亦實為正人君子之罪人夫正人君子豈有不願其國祚之久長民物之安泰者哉且歷代名臣莫如臯夔稷契伊望蕭曹房杜王魏韓范富歐是皆

非講學者也而其致君澤民實蹟古今爭誦之漢室黨人已開標榜之漸激而致禍即宋之周程張朱其闡洙泗心傳固不為無功然論其致君澤民之實蹟如向之所舉若而人者安能並肩齊趨乎而蜀洛之門户朱陸之冰炭已啟相攻之漸盖有講學必有標榜有標榜必有門户尾大不掉必致國破家亡漢宋明其殷監也夫至國破家亡黎民受其塗炭者不可勝數而方以死節殉難者多為有光于古收講學之效則是效也徒成其

為害真所謂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而已陳鼎此書獨以裒集著述本末粲然觀者或可資論世之助以為萬世之戒故録而存之而其邪説背理則不可不揭正以詔為政者故題之簡端

題楊維楨鐵崖樂府

楊維楨於元仕不顯而不肯仕於明似為全人矣而其補集中有大明鐃歌鼓吹曲非刺故國頌美新朝非真全人之所為與劇秦美新何以異耶予命為貳臣傳於

錢謙益之既仕本朝陰為詩文詆毀常惡其進退無據然謙益之所毀者本朝猶稍有懷故國之心若維楨則直毀故國較謙益為甚夫文章者所以明天理敘人倫而已舍是二者雖逞其才華適足為害不如不識字之為愈也若曰懼明祖之强留而故為此遜詞以自全乃明哲保身之計予謂明祖直未强留耳若與之官將亦必受之何也以其忘故國而知之危素跋而贊之蓋亦同病相憐曲為之解耳因著此論並命錄其集前亦所

以教萬世之為人臣者

題明神宗本紀

偶閱神宗本紀見其為皇太子時方六歲穆宗嘗馳馬宮中諫曰陛下天下主獨騎而騁寧無銜橛憂穆宗喜下馬勞之云云不禁廢書而歎而笑以為必無其事盖笑作史者之無識歎明之亡已兆其幾於此也夫宫中非馳馬地六歲童其見斷不及是而亦不能為此通文數語也必乳媪中涓信口說項作史者遂紀耳食炫以

為奇夫豈幼而徇齊之比哉且洪武以馬上定天下永樂亦以馬上取天下神宗獨非其後嗣乎忘祖宗之勤勞諫父皇之習馬為穆宗者當撻而訓之又何至下馬而勞之哉吾故以為必無其事如果有之則明之亡本亡於神宗之惰政而先幾已早兆於其六歲之時矣

通鑑綱目續編內發明廣義題辭

甚矣周禮等發明廣義之為誣而謬也大一統而斥偏安內中華而外夷狄此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是故

夷狄而中華則中華之中華而夷狄則夷狄之此亦春秋之法司馬光朱子所為亟亟也茲發明廣義乃專以貴中華賤夷狄為事貴中華賤夷狄猶可也至於吹毛求疵顛倒是非則不可而矢口謾駡誣白為黑又豈温良君子之所為哉嘗考遼金元三朝惟金世宗元世祖二帝最為賢明史冊具在美不勝書而廣義則曰世宗固一世之賢君雖中華令主何以過之然羣臣不能將順其美以底大順要亦天厭其德故使之有君無臣僅

成一代之小康耳夫賢如金世宗而又責其無臣且謂天厭厥德金世宗有何德之可厭豈非中外之見芥蔕於胷腹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乎又如金禁女真人學南人衣飾一條金主謂從官曰女真舊風最為純直汝等當習學之不可忘此正敦尚節儉率由舊章發明乃云用夏變夷固為美事奚必禁而絕之特書曰禁深貶之也夫以遵舊制不忘本者而貶之尤為拘迂紕繆且自古變祖宗之章服制度者不數世而國勢衰弱元魏

遼元已事可鑒彰彰甚明秉筆者獨不覩前史之事乎最其甚者蒙古額呼布格自歸於上都蒙古主釋不治其黨布拉噶等伏誅一事額呼布格世祖介弟也受命鎮和林乃敢搆逆興兵僭稱尊號其罪可勝誅乎元世祖以諸王乃太祖之裔不忍加戮惟誅布拉噶等此世祖之大度曲貸其死可謂踰矣乃發明謂世祖致令其弟僭立和林則所以處之未盡其道布格之悖未如象之頑而世祖處弟之友豈不有愧於舜乎云云其言尤

為背謬夫象之傲不過不順於家所為鬩牆之釁耳額呼布格則儼然稱帝謀危宗社也其罪之輕重大小不待智者明之而猶謂不如象之頑乎益不然矣且春秋之義善善欲長從未有以堯舜責人者若象於舜升庸之後如額呼布格之所為舜亦未必復封之有庳而乃以此責元世祖非惟不公且不明矣又如書太子珍戩卒一條下載中庶子巴拜以其子阿巴齊入見諭之以毋讀蒙古書須習漢人文字初閱之以為太子珍戩令

人毋讀蒙古書是忘本矣因重檢閱元史本傳則云中庶子巴拜以其子阿巴齊入見諭令入學巴拜即令其子入蒙古學逾年又見太子問讀何書其子以蒙古書對太子曰我命汝學漢人文字耳云云蓋珍戩之意以蒙古人習蒙古書自其家傳舊學如今滿洲人之於清文童而習之不須入學始能也命學漢人文字則欲其兼通經史知古今事耳乃綱目删改本文且云諭之以毋讀蒙古書則是毫釐千里而使後之讀綱目者竟以

珍戩為忘本有是理乎總之是書之成乃成化時商輅等修輯其後周禮續為發明張時泰又續為廣義附刻於後吹毛求疵顛倒是非甚至矢口謾駡誣白為黑其所關於世道人心甚大昨既命皇子及軍機大臣量為刪去其破口者以符孔子春秋之義兹復舉其尤紕謬者數端用作題辭仍錄是書卷端以存是非曲直之公以昭天命人心之正俾覽古者得以折衷焉雖然千萬年後寧無如周禮輩其人者之顛倒是非誣白為黑者

乎吾於是知懼矣然而悠悠之口其亦不必懼而已矣

題張照書白居易琵琶行卷

張照此書出入乎董米而有過乎董米所謂寓端莊於流麗者矣至其識語則向於上書房已聞蔣廷錫蔡珽輩論之是早有此言非出於照也然府倅入民船飲酒誠有玷官方登之白簡固宜有以見唐政之弛而我國朝之政肅此不可謂煞風景也豈照之流猶以居易之事為是而令之法網過密乎即證以周官六計弊吏亦

未嘗以此爲應爲也題之卷首用勅官箴

題張廷玉三老五更議

戊戌年爲三老五更說亦既闢其踳駁而勒之新建辟雍之碑矣今秋駐避暑山莊檢續書之四庫全書内文穎集中有三老五更議之篇而挂漏其名因命檢文津閣之書乃知爲張廷玉所撰憬然憶之事在乾隆戊午爲廿七月既閱諸禮畢舉之時於視學之前曾向軍機大臣等談及三老五更而洛其可行與否彼時鄂爾泰

依違其間張廷玉則斷以為不可於是奏此議而遂寢其說蓋鄂爾泰固好虛譽而近於驕者張廷玉則善自謹而近於懦者且二人彼時皆可望登此席者也以今觀之則廷玉之議為當設爾時勉強行之必有如廷玉所謂貽後人之議者矣若朕戊戌年之所為三老五更說戊戌去戊午歷四十年其事早已忘之蓋戊午朕方廿八歲而戊戌則六十有八此亦足驗四十年間學問識見之效而年少時猶未免有好名泥古之意至今則

灑然矣兹觀廷玉之議與朕之說不約而同樹之前旌

焉因命並勒辟雍碑以識已學之淺深及弗掩人之善

也夫廷玉既有此卓識何未見及朕之必不動於浮言

遵

皇考遺旨令彼配享

太廟而臨休致歸里時乃有求入

廟之請此所謂老衰而戒之在得乎朕又以廷玉之戒

為戒且為廷玉惜之

御製文二集卷十八

御製文二集卷十九

按語

河源按語（河源詩別載詩集）

按班固漢書張騫傳天子使窮河源其山多玉石采來天子按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昆侖云而固贊又謂騫使大夏之後窮河源惡覩所謂昆侖者乎故言九州山川尚書近之於是酈展遂謂河源出於積石是皆拘墟

未見顔色之言蓋千古以上中國以外紀載已舛言語不通而欲定其確實何異北轅適越考元史始有星宿海之名而以為河源元蒙古也鄂敦即星宿彼時訛譯為火敦則漢人不通蒙古語耳此為近之今則更溯以上遂得真源然昆侖之語亦不為無因蓋昆侖在今回部中回部諸水皆東注蒲昌海即鹽澤也鹽澤之水皆入地伏流至青海始出則星宿海諸水皆是也而大河之源獨黃色為靈異更在星宿海之上非昆侖之水伏

地至此以出而挾星宿海諸水為河瀆而何濟水三伏三見此亦一證矣獨漢書所云采玉則因昆侖出玉未免牽就詢之阿彌達則稱河源皆土山無石無石安能有玉夫非精通蒙古語及漢書更問之親履其地之人率欲定此事體大而地遠理博之事不亦甚難乎於甚難而得決疑傳正亦一大快也

河源簡明語

予既為河源詩並按語既讀宋史河渠志有文命輯河

源紀畧有諭茲以體大物博考今證古不無費辭雖彼此細勘事則明恐毫釐稍差義乃紊茲為簡明之語庶因提要而便覽蓋河源究以張騫所探蒲昌海鹽澤及漢武所定昆侖為是雖山海經水經注皆畧具其說山海經劉歆稱伯益所著本無所據水經注則桑欽酈道元皆張騫後人實祖其說而廣之以致於煩文且昆侖在回部原出玉也獨未明揭伏流至青海於阿勒坦噶達素之天池而出耳歷唐宋以至元乃有鄂敦淖爾為

河源之語鄂敦為蒙古語漢語即星宿海也彼時雖未考至天池而中國之河源實由此頗見梗概矣溯伏流以至蒲昌海鹽澤非河源而何星宿海亦鹽澤之伏流至青海而出為清水黄河挾之以流始為微淡後為純黄是二水本一源至中國出地為二色而終歸於一若夫曲折纖細則見近所為詩文及紀畧之書獨敘其簡明崖畧如此

識語

道命錄識語

昨命詞臣校勘永樂大典得李心傳道命錄一冊集當時論伊川程子之事以道屬之而以命惜之所見不衷於理曾題詩帙首並序而正其失茲內廷翰林覆校天祿琳瑯舊藏有元板道命錄十卷重以永樂大典本校之則前六卷相同者過半其刊本有而寫本無者計二十八條第七卷以下則寫本皆不錄疑其為未全之書及細檢之又有寫本所錄而刊本無者凡八條似大典

別有所據考李心傳原序專以伊川為言而刋本則兼及朱子並附濂洛闗閩事復考程榮秀序云李秀巖道命錄五卷梓在江州燬於兵榮秀嘗得而讀之疑為初稿欲刪定而未成兹因原本畧加釐次十卷如左云云今大典寫本止載伊川事與心傳序合或寫本乃鈔江州初梓之本而龜山書院所鐫十卷兼及朱子諸人乃榮秀增定之本耳因識原詩後以俟考其元板書前篇已有甲子題語兹不複錄

重書詩經全部識語

今年偶覽向所為詩經圖嫌其字不臻於法因重書一通易之舊冊以登石渠寶笈書成故每冊欵識小璽一如前例不復改易惟是舊冊以指示畫稿及間亦涉筆人物故自己未始事至乙丑方蕆工兹惟易書故自五月廿日始事而六月廿日遂書成其舊書亦不忍棄置仍命畫院補成弆之

盛京或他時以為臨池工夫深淺之驗夫以六年之久

所書畢之以兩閲月用筆運神雖愜於懐而究以欲速恐尚有不及古人處也乾隆辛丑六月廿日御筆再識於避暑山莊之戒得堂

宋徽宗畫唐十八學士圖識語

世間艶傳唐十八學士登瀛洲之事擬之仙而望如雲為圖肖其形詠詩紀其蹟盖不知凡幾矣而莫若宋徽宗此卷為藝林之最所珍而予亦以此卷為最可議夫十八學士之集為何時乎乃太宗之為秦王時也潛龍

勿用守子職者所不當為也孝王兔園已有覬覦之心獻王三雍稍具博稽之雅若夫文學館之設則直以收人材資異圖之為房元齡告秦王欲留杜如晦大可見矣馴致元武門之變幸而太宗即位未至大亂使非太宗其人破國亡家者有之矣則斯事也夫何艷羨之有而宣和自題且有儒林華國之詞蔡京跋語直貢鄉舉里選跨唐越漢之頌其時金事將興君臣燕處為此豐亨豫大之說不亦謬乎是不翅不知登瀛虛文之為非

而並登瀛虗文之不若矣向屢詠此事引而未發兹因
幾暇觀圖爰為議語書卷前石渠寶笈書久成兹以繼
鑑别鈐識之

書後

書蘇軾刑賞忠厚之至論後

宋蘇軾刑賞忠厚之至論有云臯陶曰殺之三帝堯曰
宥之三遂為千古名談而予以為實不經之論也夫不
經非謂其不出典故如梅聖俞之所詰也葢帝堯聖君

臯陶賢臣聖君賢臣必有一德同風之盛不應大相徑庭雖都俞吁咈並行不悖要惟斟酌乎理之至是相從而施之政事耳殺之宥之繫人命之至重而豈有不求一至是之理哉且殺之宥之亦非堯與臯陶所得而主惟其人之自取而已其宜殺耶堯與臯陶皆應曰殺之其宜宥耶堯與臯陶皆應曰宥之豈有臣則慢謂之應殺而君則佯謂之應宥是其人之果宜殺果宜宥君若臣原無定見即三代以下慎刑矜獄之君臣未必出此

而謂堯與臯陶曽有是事則予謂之不經豈苛論哉後世擬人以重辟而曰以待恩出自上者皆蘇軾此言有以啟之夫幸而上有恩焉其人已不勝臨淵之凛使不幸而如所擬則寃無辜而害生命是誰為之作俑乎功疑之説向亦具謂於功臣像贊之序夫與其疑而從輕從重曷若明目達聰虛心晰理求其不疑以定其輕重乎或曰蘇軾當神宗偏信王安石牟利致刑之説故為是想當然之言以矯其枉何怪之深耶夫斥新法可也

斥新法而誣及堯與臯陶不可也且其流弊或致為君者以為殺與宥皆吾可以自主是益大不可也

書程頤論經筵劄子後

程頤論經筵劄子凡數上無不剴切詳明引經據史可謂上不負其君下不負所學矣獨其貼黄所云天下治亂繫宰相君德成就責經筵二語吾以為未盡善焉葢君德成就責經筵是矣然期君德之成就非以繫天下之治亂乎君德成則天下治君德不成則天下亂此古

今之通論也若如頤所言是視君德與天下之治亂為二事漠不相關者豈可乎而以繫之宰相夫用宰相者非人君其誰為之使為人君者但深居高處自修其德惟以天下之治亂付之宰相已不過問幸而所用若韓范猶不免有上殿之相爭設不幸而所用若王吕天下豈有不亂者此不可也且使為宰相者居然以天下之治亂為已任而目無其君此尤大不可也

書歐陽修瀧岡阡表後

唐宋以來阡表不可屈指數而必以歐陽修此篇為巨擘朱子常心服之豈不以情致悱惻一唱三嘆達所不能達之隱言雖盡猶有不盡之意乎酷吏羅織但知求其死而不求其生泯良害理者固不必論至讀是文者率以修父哀矜庶獄以致有後報為美而未深思修所謂求之而得與求之不得而無恨之義為知一而未知其二也盖歐陽修常闢唐太宗之縱囚是非徒尚寛者也夫不察理而徒求其生遇一切獄皆不聽其所生者

多矣而民不知畏法將有白晝持刃殺人者則所謂生之者即殺之者也抱薪救火被害必衆辟以止辟之謂何惟設三章以不煩秉一公而詳酌其生乎其死乎皆彼有以自取而無所容心於閒或者刑不濫而法不弛是蓋修之所以表其父而訓世以弼教之意乎設曰修父尚寛而得後報則是積冥福修陰德爲佛家之言修母婦人之仁或出於此而修必不出於此也向評文醇畧及於此引而未發茲因閱秋審冊遂更闡其義而書

之雖然不能修德化俗使民不犯法而惟於其已犯法中求其一綫之可生斯亦末矣抑亦愧不可當矣

御製文二集卷十九

御製文二集卷二十

跋

馬和之畫邶風七篇圖跋

馬和之所繪邶風圖僅存式微旄丘泉水北門靜女新臺二子乘舟七篇並闕宋高宗所書經文而卷後陸師道跋依圖考定一一可按曩編石渠寳笈時曾手書諸詩以儷之列為上等並題跋以識兹集内府所有和之

毛詩圖參較絹素畫法脗合無間確可信為真蹟者凡十二此其一也圖舊為冊本今既合篋弆藏因改裝成卷以從其類夫鑒别馬畫真贋所重者畫而編詩亦當以四始篇什為次此卷自宜居首不必復拘舊書新補之先後並詳學詩堂記中至於原書所載難以悉為改正近年來凡有已入書之字畫續經題詠及辨訂者均記以石渠繼鑑霻而原書一仍其舊是卷凖而行之并識梗概餘倣此

宋高宗書馬和之畫鄭風五篇圖跋

鄭風凡二十一篇此卷雖止𧫴兮風雨出其東門野有蔓草溱洧五篇而每篇具能曲傳詩人真意故是小吴生傑作此與齊風嘉魚鴻雁魯頌諸圖皆經散佚而僅存者然吉光片羽亦足珍貴矧其為連篇可玩者乎

宋孝宗書馬和之畫齊風六篇圖跋

此繪齊風雞鳴還著敝笱載驅猗嗟六篇而闕其五畫與内府所藏和之諸圖同字則不類宋高宗所作或疑

其贋余曰不然此卷縑素厚薄尺幅長短與和之他卷可信為真者俱適脗合而設色用筆亦非庸手所能彷彿其為和之畫固無可疑且作僞臨書於行款必規模曲肖令卷中所寫諸詩視高宗分行疎密迥異焉肯留此罅隙供人指摘乎按陸師道豳風圖跋云宋高孝二廟始盡寫三百篇令和之圖寫其跡云云考畫譜馬和之傳引陳善杭州志云高孝兩朝深重其畫毛詩三百篇俱畫一圖而不言書寫經文事夫高宗書信而可徵

則師道所云孝宗亦嘗寫經應自不妄且其墨蹟濃淡雖有不同而結體運筆猶存德壽家法故當為阜陵補成因改籤為宋孝宗書辨識如右其石渠寶笈原書之不復更易與印繼鑑璽之故已詳豳風圖卷兹不複贅

宋高宗書馬和之畫陳風圖跋

陳風圖卷載於明茅維南陽名畫表云是韓宗伯存良家藏此卷後有董其昌跋所言相合卷舊登石渠寶笈書題籤作陳風十章令集和之真蹟各卷其篇什不全

者則書其風其什若干篇全者不復書其篇數以示區別並印繼鑑璽以識之

宋高宗書馬和之畫豳風圖跋

石渠寶笈舊藏豳風圖卷止有六篇而破斧篇別為一卷亦續入内府卷後董其昌跋惜其餘不知又歸何處並定為趙孟頫補圖今以兩卷比觀則人物神情無纖毫異而破斧篇高宗書與畫相連並無割裂痕破斧既是馬畫則不得疑孟頫補圖矣盖香光未覯全卷因臆

度失實致為高士奇所笑然士奇亦止見此一斑别据徐氏所藏小雅為證猶不免旁引借鑑未若今日相印於本來面目之快也因命裝潢聯為一卷仍附破斧篇原䟦於後以識延津之合不更增佳話乎繼鑑印璽之例亦如邶風

宋高宗書馬和之畫小雅鹿鳴之什圖䟦

近得馬和之繪小雅鹿鳴之什圖經文為宋高宗書展卷穆然具有古意因以内府所藏和之各卷册較之與

此合者凡九絹素筆法無爽銖黍並可信為真蹟此卷鹿鳴之什盡至魚麗而以南陔白華華黍三詩小序附錄於後乃從毛萇原什分次南有嘉魚以下與今所行朱子集傳什名不同蓋紹興時祇有毛傳自宜據以為書不必以後出之朱傳參差致疑也且毛公當日第就所存各篇核實為什而笙詩則以類相從分什麗之其理自正朱子乃因鄉飲酒禮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邱歌南山有臺笙由儀之文遂抑由庚於魚麗

後雖不得謂其無所據依然繹儀禮經文其始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笙入乃樂南陔白華華黍歌與笙皆以三詩為節乃間以後則一歌一笙相代而作孔疏謂不比篇而間取之其說最當所以合樂之詩采蘩而下即及采蘋若必如朱子相次而取則草蟲一篇何以不移于采蘋後乎且儀禮鄭氏注謂魚麗采其物多酒旨所以優賢南有嘉魚采其能以禮下賢者與之燕樂南山有臺采其愛友賢者既欲其身壽考又欲其名德之

長是此三篇義各有取因連類用之原不必與笙詩定相比次而白華既已亡辭復標什首又不若毛公之核實為長也辨訂和之詩經圖之役以茲卷為權輿故於此畧記梗概餘說分識各卷中而釐正彙存之詳則總述於商頌卷後至由繪本而旁及詩什又考資餘事耳

宋高宗書馬和之畫小雅南有嘉魚之什六篇圖

跋

此卷為南有嘉魚之什今僅存嘉魚至菁菁者莪六篇

而關六月采芑車攻吉日四篇並闕高宗標題南有嘉魚之什六字其分什亦從毛傳與鹿鳴卷同卷後有文徵明跋亦稱止見此六幅則全卷不知何時散佚然徵明謂其作家士氣兼備可稱精鑑且可據此以證相合各卷之為和之真蹟耳卷已登石渠寶笈書舊籤作宋高宗書小雅六篇馬和之補圖今為釐正題籤其印璽存書之由詳豳風圖卷中

宋高宗書馬和之畫小雅鴻雁之什六篇圖跋

右鴻雁之什圖庭燎下闕沔水鶴鳴祈父三篇我行其野下闕斯干一篇存者凡十之六又以白駒下之黄鳥誤列無羊後因閲和之他卷字畫通絹連次者多此卷乃各自為幅盖中佚四詩原本已多割裂裒輯者不知深考率付裝贉因致淩舛耳舊入石渠寶笈書時未嘗審核及此令為移正另簽並依豳風卷例其分什之説亦與鹿鳴什同

宋高宗書馬和之畫小雅節南山之什圖跋

此節南山什圖與鹿鳴什卷同為完善並依毛傳分什亦石渠寶笈書成後續得者考孫承澤庚子銷夏録云於朱子美寓見節彼南山十章於李梅公寓見鹿鳴十章今二卷俱先後歸内府承澤又甞見關睢十章於山西張氏寓名蹟離合有時使關睢卷尚無恙他日或復完北海舊觀而冠學詩堂之笥未可知也

宋高宗書馬和之畫周頌清廟之什圖䟦

周頌凡三什此清廟之什獨存而字畫俱極完善與鹿

鳴什圖足為雅頌之冠向入內府鑒藏時尚為冊本茲
辨正馬和之真蹟命裝成卷使合弆較然畫一按是什
皆形容祭饗之事今閱各圖惟天作寫高山積厚之氣
象烈文寫辟公助祭之威儀餘八篇若廟若郊若望重
見迭出意易涉複而所繪乃變化不窮於凡廟中對越
以昭虔象舞雍容而志美以及牛羊右饗鐘鼓降福郊
祀報本巡守戢櫜無不曲盡其致且能傳肅雝昭假陟
降奔走之誠極觀象之能事在和之諸卷中此尤傑出

思陵書復莊雅有度豈亦以清廟明堂禮明樂備非可輒以輕心掉之耶展卷静對穆然想見成周郅隆恪恭基命若此不啻置身於其閒猗與盛矣

宋高宗書馬和之畫魯頌三篇圖跋

馬和之所繪魯頌圖與商頌舊為一卷曾入石渠寶笈且誤題為三頌圖今和之真蹟既已辨訂分明則贉池之訛亦不宜聽其沿襲爰命工分裝成卷易籤為魯頌三篇並如邶風例印繼鑑璽以識不改原書之故按魯

頌篇目凡四是圖獨闕泮水篇而閟宮篇前斷痕宛在不知何時佚去卷有北平孫氏圖書考孫承澤庚子銷夏録云宋高宗書毛詩馬和之補圖所收者凡八章一為魯頌駉一為有駜一為閟宮其下全列商頌篇名則是承澤收藏時泮水一篇已失承澤素精考鑑於詩圖之散闕未全何以置而不論且以魯與商聯綴為一疎畧殊甚焉

宋高宗書馬和之畫商頌圖跋

右商頌圖舊與魯頌合卷今分為二詳見魯頌卷商頌自杏壇編詩以來止傳五篇茲幸完備無闕殿此詩圖可謂難矣且卷中烈祖篇後長發篇前凡兩裂痕而字畫竟無散佚抑又異矣豈默有丁甲呵護以待今日之裒輯而成厥終乎審若是則由頌末而上溯風始安知不類聚神合散者日以還闕者日以續盡復馬和之真蹟之舊乎然後此之得與否尚不可知而今日之釐訂彙集至十二卷則已可寶貴既顏學詩堂記其始末合

篋藏之而詳識於此統計詩圖篇什全者風則陳豳雅則鹿鳴節南二什頌則周頌清廟什及此商頌凡六卷得詩五十二篇其圖存而篇什未全者若邶風七鄭風五齊風六小雅嘉魚鴻鴈之什各六魯頌三亦凡六卷又得詩三十三篇夫史遷所言古詩三千餘今自商及周三百篇存者僅十之一而和之所繪三百篇圖自宋以迄於今存者乃十之三視尼山詩教所得參倍其為愉快豈真足資多識之助而已哉

明人臨馬和之畫名南八篇圖跋

内府舊藏此名南八篇圖向以為馬和之真蹟曽入石渠寶笈上等因卷中闕宋高宗所書經文曽為手書補之今訂正和之各卷其信而可據者凡十二以此相較絹素設色筆法俱不類乃知此為贋鼎第點染尚不失馬氏本色當是好手臨摹和之真蹟既合篋别藏學詩堂此卷改籤定為明人臨馬和之畫仍付養心殿存弆其原書則無庸更易並用石渠繼鑒璽以識之亦如真

蹟已入書之邶風各卷例也

明人臨馬和之畫鄘風四篇圖跋

鄘風四篇圖舊亦入石渠寶笈上等詩為故大學士張英補書曾經故大學士梁清標家藏今鑒定馬和之真蹟則此卷絹色筆法迥别而大致尚相彷彿蓋亦高手所摹乃知曩時入書定為真蹟者誤也非特考定入書之誤即梁清標張英皆號為精鑒者而一則珍重寶藏一則書跋讓讓亦誤也兹改籖定為明人臨本仍弆之

養心殿不與學詩堂所藏之馬和之真蹟相混而存書印璽亦如召南卷例

明人臨馬和之風雅八篇圖跋

此風雅八篇舊亦題為馬和之畫今較和之真蹟各卷非惟紙絹不同且彼筆致飄逸規仿吳裝此則與龍眠白描相近流派亦難牽附因諦審所畫八篇為魏風之葛屨伐檀唐風之綢繆秦風之蒹葭小雅之鹿鳴鴻雁無羊小弁魏唐秦諸圖未入內府其果合與否無可比

證若小雅四篇皆今裒輯所有此卷畫法畧具十之一二其非思温正本固無可疑即指為未成稾副及散落掇拾者亦非定論卷後周天球張鳳翼王穉登諸跋並艷稱之盖由未見和之真蹟耳又考清河書畫舫載此圖賞其蕭疎小筆理趣無涯云是宋末莊蓼塘所藏得自吴原博尚書家且經石田鑒定並謂陳仲醇稱其品格高妙與此卷筆意殊不類張丑精於賞鑒不應蹖異若此疑丑所藏别有善本此則好手所摹幀末雖有蓼

塘印記篆法亦不精必係後人僞託蓼塘為宋莊肅字而此卷係宣德紙其非宋時之物益審矣因定為明人臨本其原書毋庸更定之故亦如台南諸卷印繼鑒璽以別之仍另藏御書房云

李公麟山莊圖跋

曩得伯時此卷就跋語審定謂是山莊圖真蹟欲續入石渠寶笈上等近復得一卷筆墨較此為勝後幅又多陳彭際至鵲源五景董其昌於圖後評跋謂真龍與畫

龍不同且云龍眠自畫則用澄心堂紙辨其紙色亦非此卷可及益信香光之鑒賞不妄既幸真者在前合讓後來居上輒題什定為續入上等此卷亦好手臨摹抑置次等適如其分而以之貯避暑山莊弗涵入石渠中名實正相副識而弃之亦塞苑一段佳話雖然因此假而識彼真吾安知彼真之不類此假乎

宋高宗書馬和之畫周頌閔予小子之什圖跋

乾隆庚寅歲曾集内府所藏宋高宗及孝宗書詩經馬

和之畫圖凡十二卷彛之學詩堂都為一笥各係以跋而周頌獨存清廟之什今閱十五年甲辰於南巡迴蹕復得閱予小子之什卷結搆布置曲盡經營其冠佩雍容簪裾肅穆可以想君臣諮訪之殷儼然天祖之式憑也其儀衛森嚴羽旄芬郁可以想成周郅隆之盛穆乎禮樂之繽紛也以至春耤秋報之典勃農講武之勤嚴廊睟穆罷物渾古事有其義物有其容非研精覃思神遊於太和洋溢之世者弗克臻此蓋信乎馬和之之傑

搆也思陵書端凝遒媚亦與學詩堂前所弆諸卷神骨宛肖因念周頌三什當時應合一卷不知何時流落人間其入内府者幸而整齊收拾得免散佚兹復喜得是卷分而復合洵乎神物護持有不期然而然者書此以誌歲月且為藝林增一段嘉話云

御製文二集卷二十